內地的言論自由

不少朋友，談到內地，都說沒有言論自由。茗翁則覺得，有時候是「太自由」。鮑惠蘅女士，公開發表文章，談她「爲什麼與夫進行「人身攻擊」。在香港，是沒有這種「言論自由」的，但在內地，却有了。

爆自己的內幕，本來不算得什麼「人身攻擊」。但只要你看過她的文章，你就會與茗翁有同感。內地有這種「言論自由」，不是比香港「更自由」了嗎？

這不是個別例子，而是普遍現象。這裡的文章只是以鮑女士作比喻而已。既屬普遍，當然可以作爲內地的「言論自由」，比香港「更自由」的標誌。

上海有個工程師，名叫鄭鴻堅，由於拿了一份顧問職被人控告，上海某區法院，判他以「投機倒把」罪而入獄。但是，他未判罪，已經被稱爲「犯人」了。這個例子，也說明內地的記者比「香港更有言論自由」。

好在鄭鴻堅先生，尚未入獄，其「罪」就被撤銷了。說得明確一點，他根本沒有犯罪，領導人身拿多職，爲什麼不算「投機倒把」？可見誣衊他是「犯人」是不公平的，可他說有「影射」領導人的作用。但是，把鄭誣衊爲「犯人」的記者，完全不算犯上「誹謗罪」。香港記者，根本就沒有這種「言論自由」。

內地在這方面的「言論自由」，極有保証。

抵押，抵押比率爲兩倍，是由女秘書朱美芝去辦手續的。七天之後，柏齡集團就濟還了這一筆借欵。同時還把五千萬元存入滙豐銀行。

經過了幾次借欵，還欵，存欵，提欵，柏齡集團在滙豐銀行取得了良好的信譽，因此，借欵的數字也逐步增加，由幾千萬元升至幾億元。

公司借欵也好，存欵也好，我們都一律歡迎。」

「好，既然是這樣，那我就把這筆閒錢存入貴行。」

果然，羅明仁上午與李柏壽通過電話之後，下午，柏齡集團的女秘書朱美芝，在兩位護衛員的陪伴之下，押送了一億元現欵到滙豐銀行，找著周正明提到已經關照要四頭鮑脯，請太夫人點些別的菜，她道：

「我會，周先生說國語，我也說了。」

周正明提到已經關照要四頭鮑脯，請太夫人點些別的菜，她道：

「去過大陸北京和上海嗎？周先生！」

謝太凝視着周正明。（三一一）

次序

張三與李四，往昔之老友，而失散多年，最近于街上巧重逢，道起近十來年間之不同際遇，唏噓不已。

張三本已娶妻，但是命薄早喪，故張三過着鰥夫生涯。

李四則幸運得多，既有妻，又生有兩子。

是日也，張三邀李四到外邊宴會，李四謂家中早已預備好海鮮魚作膳，反過來邀請張三往一訪其家，順便介紹家人與之認識。

張三見李四邀之懇，乃從其請，至李四家，其妻在廚房中燒菜煲飯，李四則與張三繼續敘舊。

菜與飯燒好以後，李四乃傳其兩子自房中出，見了張三，叫過「叔」，竟然放屁一响，若無其事，張三則頗感到尷尬。

但不久後，李四的另一子亦放响屁，同樣是面不改容。

至此張三已不能再忍，乃向李四問曰：「汝家中有此習慣耶？」

李四答曰：

「家中並無一定規矩，有些時候由我自己先放，有些時候則由我無一定次序之編排。」

茗翁

醒目

一種名牌商品，要賣電視廣告，一定要找一個具名氣的人——明星、歌星、影視紅星或者社會名流，才算匹配。製作者深知偶像崇拜的威力，一句「阿姐都咁話啦」，比普通人唸千百句更有效力。

但內行人都知道，那推薦商品的名人，往往是口不對心的。名人拍廣告，純粹是一種商業行爲，一種交易，你給我多少的錢，我給你完成一定內容的廣告，交易而退，各不相干。他要在廣告裡說些什麼話，都是商家們早就設想好的，而不是「演出者」的眞心話。當然也有人有極强念，在接受一個廣告合約之自己講些什麼，缺德的事不願做，過頭的話不願講；但拍一個廣告身價五十萬，但比起歐美或日本的製作，他的「價格」還不算高。時下一般的商品廣告，要請一個「名人」演出，多則十萬八萬，最少也有一萬幾千，這樣的酬勞，誰能抗拒？因此捫住心肝講大話，勢所必然。

我製作過一部電視廣告，演出者講過動聽的「對白」，OK之後，他當場就問我：眞係咁駛得？未必掛？其實我跟他一樣——一頭霧水，明確知道的是，完成此功，他與我各分得多少報酬。

八面玲瓏 薛后

名人大話

名人家茶禮，替人家講好話是「理所當然」的事，因此明知對白「不對心」，還是要「演」，得似模似樣。

過去李小龍拍一個廣告，他比起歐美或日本的商品廣告，要請一個「名人」演出，多則十萬八萬，最少也有一萬幾千，這樣的酬勞，誰能抗拒？因此捫住心肝講大話，勢所必然。

我製作過一部電視廣告，演出者講過動聽的「對白」，OK之後，他當場就問我：眞係咁駛得？未必掛？其實我跟他一樣——一頭霧水，明確知道的是，完成此功，他與我各分得多少報酬。

醒目詩詞

人目醒

浣溪沙

內地市長訪港

彼等前來廿一人，參觀考察是原因。取經借鑑廣知聞。

城市如何來管理，神州的確要更新。實行四化費精神！

太平小記

三風

分之劣優有也店學

最近，加拿大一所專校因設備與廣告的宣傳不符而引起軒然大波。香港報紙的副刊上有稱之爲「學店」者。在香港尚不牟利的學校不可稱「學店」，則亦屬于少數。「學店」其實不算規名詞，若是該「學店」像多數商店之被消費者委員會看得順眼，即非不道德。家長爲學生繳學、雜費等而「學店」令那些主顧也得到好貨，這便是好「學店」，祇是壞「學店」才應反對而已。

香港異于舊日上海者是並不太重視留學生，英語國家方面若干學校的學位在此間的價值不如本地兩大學。在英語國家中英國有名校，却不及美國之多，但美國除名校外，有更多的野鷄大學。我有不少世姪輩到了美國先入華野鷄大學，然後再轉非野鷄大學，亦有肄業于名校者，有一位去年在加州行醫了，他來信告訴其父母道：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美國的醫學、醫藥世界第一，由于集中了外國人才。美國醫科畢業生要在香港行醫必須得一英聯邦國家的學位，故在美國謀職了，一九九七年後總會改變吧？」他的父母問我，我說這是一定的了。香港兩大學的學位，在今日全亞洲地位亦高，兩大學當然不牟利，絕非優秀「學店」，允稱優秀學府，香港亦頗值得自豪呢！

幸有生此

日人對性的觀念和態度，給我的印象是放縱、隨便。我想我很難接受這樣一個丈夫。

在「北齋漫畫」片中看到如此鏡頭：北齋葛飾這位日本春畫大師帶一女子返家送贈父親，老者看了女子兩眼，認爲她外型合意，但仍想了解她是否眞材實料，於是像「驗貨」似的一手便插入女子衣服內無摸其胸部。

這樣離譜的行動恐怕只發生於日本一地。或說：做戲咁做，未必是實情。我却不是這麼想，戲劇是民情民俗的反映，就算影片描述稍作誇張，起碼要有這種情況存在才可誇張，否則電檢也不容通過。

日本女性地位低微已是人所共知的事，何以有此觀念不得而知。看來日本要出現一位戴卓爾夫人的人物，絕不會是本世紀的事。

韓國曾受日本文化思想影响，對女性的卑視沒想到比日本更甚。

女星王玉環是在韓國出生及長大的華僑，她談及在韓生活，形容難有尊嚴可言。

她說至今爲止，韓國婦女身份有如傭僕，家中一切雜務固然由女性操作，就連費好了飯也只能伺候丈夫兒子（家中所有男性）先吃，末了才把飯菜搬進廚房自用。這些習俗即使在當地長大的她來說，也難頂得很。聽朋友說，他遊韓期間，曾親眼見過如未開化社會的鏡頭，那天他在路邊等車，一名女子載停了輛的士彎身上車，不料的士旁走出兩三條漢子，其中一名跟着探身車廂，兩手抓住乘車的女子衣背使勁把她拖出，然後與其他漢子搭了該的士絕塵而去。

水晶球

李茵

「八路」來的可眞快

船航於我國地處亞洲大陸的沿海岸線，我從幼年起，已積東半島尖端的今合稱「旅（順）、大（連）市」，和地處渤海灣之向北（內）的遼東灣之東北岸的營口市登船至上海，溯長江上武漢，過洞庭返湘；二、自天津南航青島，轉膠濟路至濟南，再轉徐州，西循隴海過開封至鄭州路線、轉平漢至漢口，這是七七自北平南逃的；三、自香港海航至海南島之海口市再轉航至海南島的海防，滇越路入雲南省城昆明，是「長沙臨大」變「西南聯大」的遷校時；四、便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至卅日天明的十五天——自大沽口登湖北號輪，經南韓仁川港，沿其海岸線至其半島最尖端之「釜山」（按：釜吾國音F，英文依朝鮮音P，証明古音F·P·交替。又「PF」二音相合成子音）。

事隔整整卅九年了，到香港各住旅舍，一九四八只餘最後二日。梁先生是北大的名教授，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土大夫的文士。原籍浙江餘杭，他親告訴我：從雍正末乾隆初——西元一七三六年前，便定居北京了，超過了二百十二年，所以他應算是北京人。他說：「這次籌旅費，賣了乾隆傳下來我家大代的一全堂紫檀木器，得十兩金，太太還在收檢行李，沒想到平津斷了，八路這麼快！」有誰知「八路」以後更快，過了長江，幾個電話便全國解放了。什麼「勢如破竹」、「一夫夜呼四方瓦解」，皆冒鳩用矣！正是：酖毒山川是建康，建康，金陵也，有毒！

牡丹詩詞

李惠英致蔣函

海峽兩岸交流會會長，美籍華人李惠英，要求到台灣探親和旅遊。十月下旬申請，現在還未得到答覆。

她於十一月底到北京，十二月四日招待記者發表談話，希望台灣盡快同意她去。她並說，她已直接寫信給蔣經國，要求蔣經國能夠批准，使她得以成行。

我不知李惠英是否得罪了台灣當局？照常情而論，她這樣的人要去台灣，不會得不到批准，也不會成爲台灣「不受歡迎的人」的。因爲從表面上看來，她並不是一位反蔣、反國民黨的活躍分子。充其量，她只不過是希望海峽兩岸人們多些接觸，化解大家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而已。

許多台灣知名人士去到美國舉行學術會議，現在均已敢於和中共學者接觸往來。據說「三反」政策已經有所放鬆，不其胆小若是？李惠英的信已經寄給蔣經國，要是蔣經國眞能見到她的信，也批不准，那才足怪。

我想，這是不是李惠英有點性急？她的申請才提出一個多月。台灣的官員辦事慢些，拖拖沓沓也許有官員辦事慢些，拖拖沓沓，不過是採親和旅遊，並不是很迫切的問題。台灣的官員將它這份申請文件盒裡一擱，拖個把月又算得了什麼？再等若干時候，也許便有答覆。現在她既寫信給蔣經國，照理蔣公不會不准吧？

但願我這推測「事不離實」。否則，這又是恐共病在台灣的泛濫了。連李惠英這樣的一位女士都被視爲洪水猛獸，台灣官員何其胆小若是？李惠英的信已經寄給蔣經國，要是蔣經國眞能見到她的信，也批不准，那才足怪。

瓦松花

淺林

情詩一束

照片

洛美

雖然照片
是這樣地模糊
雖然照片裡
有這麼多人
堆積在一處
雖然有幾位女士
跟你同樣的髮型
雖然你的衣服
並沒有什麼特殊
然而我認得你的手
斷定是你
而且
我認得你的風度
是你
是你

必母

愛人而不求對方回報以愛，是很難做到的事，也不必如此。

任何一個人，都希望得到別人的愛，這是自然合情合理的。

而美滿的愛情，正要求相愛嘛。

但是，爲免煩惱、痛苦，也爲免產生悲劇，必須謹記不可强求。

語云：子絕四：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。

我時常記在心的是「毋必」。我的想法是，對什麼都不宜抱「非得到不可」之心。

名也，利也，誰人不想？但不是人人皆可得到的。

其原因有許多。有些是眼高手低，慾望大於能力，有些受客觀環境所窒碍，難得「半斤八兩咁理想」。

無論如何，我想，只要盡了自己的努力，就心安理得，能夠得到多少，都不由自己操縱了。假如强而求之，就容易流於「濫」，就會不擇手段，會是付出八兩，要得到一斤，甚至更多了。

對於愛情何嘗不是如此。

除了去愛人，並且使自己可愛之外，人家愛不愛自己，就不必强求了。

潮微海情

雲青

八阿 人港物港

抗辯

港府考慮由明年開始，逐年調低若干高級公務員的加薪率，以使與私人機構的薪酬水平拉近。公務員團體最上提出異議，打算要求港督委出獨立委員會進行仲裁。隔壁隔家大兒子同胥便道：「加入公務員行列，便有這樣好處。因爲薪酬和服務條件是否合理，職方有權提出申辯，爭取合理待遇。要是在私人機構打工，老板加薪不加薪，僱員也無話可說，你不滿意薪酬乎？除了「劈炮」，便只有「啞忍」。所以，公務員職位，實在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。」

陳先生亦點頭同意，他道：「聽說大陸也打算實行公務員制度，不過處理薪酬問題，不知能否像本港那末開明啦！」其實目前大陸除了公務員之外，基本都是由一個「老板」——政府——出糧，薪級標準由政府訂定，至於是否合理，過去雖然有所爭議，但似乎都不像本港公務員抗辯的强而有力。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嘆息，除了博得同情外，別無什麼，陳先生道：「好在九七後，香港還有五十年不變，否則，未必那麼多人願做公務員！」

跳有

我有十一位舅父，當外婆家有喜慶事時，見到十一位舅父，逐一叫一句，也「叫到口倦」。還有十一位舅母，當然也要一人叫一句，眞是「牙較都梗」了。

不過，我雖然有十一位舅父和舅母，但是，我的口裡，從來沒有說過「舅母」兩個字。這並不是默默無言，點頭「舅禮」，而是稱爲「妗有」。於是，我只能是「大妗有」、「二妗有」等一直叫下去，至「十一妗有」爲止。

把「舅母」稱爲「妗有」，不值

天窗

程如

了「勞炮」，便只有「啞忍」。所以，公務員職位，實在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。」

陳先生亦點頭同意，他道：「聽說大陸也打算實行公務員制度，不過處理薪酬問題，不知能否像本港那末開明啦！」其實目前大陸除了公務員之外，基本都是由一個「老板」——政府——出糧，薪級標準由政府訂定，至於是否合理，過去雖然有所爭議，但似乎都不像本港公務員抗辯的强而有力。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嘆息，除了博得同情外，別無什麼，陳先生道：「好在九七後，香港還有五十年不變，否則，未必那麼多人願做公務員！」

我家爲然，廣州一帶鄉村，也不少人用這稱呼。這正如伯母稱爲「伯有」、通書稱爲「通勝」、猪肝稱爲「猪潤」之類，是廣府人爲了取好意頭而忌諱也。

由於「舅母」被稱爲「妗有」，小女兒至幼就接觸了這「有」和「「母」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，她竟分不出何時應用「母」，何時應用「有」。讀幼稚園的時候，老師說「跳舞」的時候，老師說「跳有」。和她說看「舞蹈」表演」，她無法說出「舞蹈」二字。後來，她加入了「芭蕾舞訓練班」，也把「芭蕾舞」稱爲「芭蕾有」，別人笑，她却不笑。她竟把「有」和「無」混淆了。

春不老堂雜鈔

均靈

餐菊延壽

「朝飲木蘭之墜露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」屈大夫如果不是投江自盡，可能活到一百歲。因爲他把菊花作晚餐，而菊花有「壽客」、「長壽花」、「延齡客」之稱，據說食之能令人健康長壽。

我國人很久之前已將菊花作餐，就因爲「神農本草」已有「菊花服之輕身耐老」之說。「飲菊花潭記」，「太平廣記」說：「荆州菊天，菊能輕身益氣，令人久壽，有徵。」

菊花鱸魚羹是廣州名菜，菊花肉是小欖名產，歸圓杞菊是美酒，食蛇羹也少不了菊花，菊花既能輕身延壽，又何妨多餐秋菊之落英，其實食魚粥和肉粥，加入菊花，也是妙品呢。

大塊小品

曉叔

變焦眼

魯菲士

貼津與員議

近年，熱衷於從政的人似乎越來越多，但選民似乎還是患冷感症，對選舉仍然採取冷淡的態度，這與熱衷從政者成爲一個强烈的對比，這現象暫時看來不可能改變。

爲什麼有這麼多人熱衷從政，有人認爲其中之一的理由是經濟效益，因爲，獲選爲區議員後，其津貼可抵上一個中等收入的受薪者，如果成爲立法局議員，每月津貼過萬元，屬於中上的受薪階層的收入了。

目前，在從政的人士中，有些既是區議員，又是立法局議員，兩個職位可得兩份「薪水」，加起來是二萬多元；如果是區議會主席，又是立法局議員的話，月入是三萬元。

月入三萬元，屬於高薪階層，但是，兩者比較，有人認爲做議員輕鬆得多了，因此，近年這麼多人，希望成爲議員，不能排除津貼也是具吸引力之一。當一個議員，他可以全身投入服務，爲實現他的理想而工作，但是，有些議員却擺出一個「白鼻哥」的姿勢，反正他已當選，當然有資格領那份「高津」。

茶醋醬

隼羅

市井吹彈

徐莫

國貨公司

國貨公司近年似乎生意並不很好。灣仔這字號，在九龍還有一家分店開設，有時過到那邊裡，我也順便進內看看，但亦覺得內裡十分清淡，想來生意都很不夠做，不知道未來是否能繼續下去了。現在看情形，國貨公司規模越不較大，貨色越不夠齊全，經營越保守的，碰到的困難就越多。前些時在九龍也有一家在舉行「結束大清貨」的。

國貨有個弱點，是新品種不多，而原來已有的，却在設備、包裝、欵式上，都趕不上時代。香港商業訊息快捷，並非許多外國新欵的東西很快傳進來，本港製造商也在急起直追。國貨却是老一套，不變就會道淘汰。

黑衣素服

在一個飲宴酒席上，坐鄰座的是一對影視界人物，大概他們感到室內熱，男的除去絲棉襖，女的除去彩色繽紛的大衣，原來兩人一式都穿着全黑，男的黑絲襯衣，女的黑色連衣裙，縐絲質地，看來價錢不便宜。黑色看來凝重些，却有一種冷艷的感覺。純黑自然要有其他配搭才好看，穿黑色衣服在西方表示哀悼之意，但這雙男女看來不是爲悲哀而衣黑，因爲時下流行顏色是黑色，因此趕在時髦穿衣男女穿黑根本同悲痛無關，否則市面黑衣士女比比皆是，豈不死得人多乎？

中國人死人通常用白表示，所謂紅白兩事，紅者喜慶，白者居喪也，而金漆招牌其底却是黑色的。

今年十月十九及廿六日股市大崩潰，被稱爲兩個黑色星期一爲大不祥，此兩日後，股市未能起色。據說有家財務公司避忌黑色，而寫字樓女士趕時髦，偏偏喜歡穿黑衣上班，老板覺得不妙，下令不准職員着黑上班，大概希望這樣股市又滾紅滾綠。老闆們用心良苦，大概這是在生意閒淡中，想出來的辦法，希望不穿黑衣後，大市眞的會起死回生。

尚京專欄

惜的大更個一是又

又是一個惋惜，而且是一個更大的惋惜。

過去幾天，天天看到報紙上，整版整版的全運會照片。天天都會想到，本來我有機會，坐在看台上的，至少在開幕典禮那一天。這種機會不是常有的啊。昨天，電話中，又有邀請我去福建，這也是一個太好的機會。如果不是積壓的工作太多，在一九九七年，這以後的日子，我常光顧它賞點什麼，如中國成藥，傷風咳嗽用的銀翹解毒片、感冒靈、止咳糖漿；用以「補腦」的「蜂皇精」等等，都是常用的。另外就是一些平時穿着的衣物。國產日用品，欵式雖「老土」，但質料却不錯（相對而言），並非許多外國欵的東西很快傳進來，本港製造商也在急起直追。國貨公司，會後，送路在公路上顛簸。我的座位，正在司機同志的背後，忽然興起，就在順順簸簸之中，寫了一首長詩：「武夷——萬種的神奇」。沒有車，也沒有人陪你去。」過了幾個小時，就戰部請客，我就在筵席上朗誦了我那首詩，沒想到他們聽了都很興奮。

統戰部的同志問我：「你想去厦門麼？」我說：「想啊！」他說：「厦門一定要去。到了福建，不去厦門怎麼行？」

筵席散了之後，文聯的同志說：「這一次，你一定去得成了。統戰部支持你，那就要車有車，要人有人。」

尚京專欄

市井吹彈

徐莫

國貨公司

國貨公司近年似乎生意並不很好。灣仔這字號，在九龍還有一家分店開設，有時過到那邊裡，我也順便進內看看，但亦覺得內裡十分清淡，想來生意都很不夠做，不知道未來是否能繼續下去了。現在看情形，國貨公司規模越不較大，貨色越不夠齊全，經營越保守的，碰到的困難就越多。前些時在九龍也有一家在舉行「結束大清貨」的。

國貨有個弱點，是新品種不多，而原來已有的，却在設備、包裝、欵式上，都趕不上時代。香港商業訊息快捷，並非許多外國欵的東西很快傳進來，本港製造商也在急起直追。國貨却是老一套，不變就會道淘汰。

播音逸事

之二

事啫，閒事啫」，直至入播音室坐下，喝一口水，同事說：現在交由本台記者××報道，自己便要緊接着說：「根據最新消息……」一想及那刻正有幾百萬人在世界不同角落聽着我的廣播，立時便聲音也震了起來，幸而控制室的編導投來一臉支持，抖一抖精神，我便完全忘我地投入練的廣播員也會偶而出錯，該佩服的是他們出錯後，依然鎮定地完成工作，這些便是我需要學習的。

記得一九八三年，香港人日談夜談「九七」問題，那時英國廣播公司也常常報道這方面的消息，我們在英國的朋友圈中也曾討論得很熱烈，所以「九七」問題俟日夜掛在腦裡；有一次我要讀美國總統對未來幾年的財政預算，我說：「列根總統認爲一九八四、一九八五、一九八六、一九九七……對不起是一九八七的財政數字應該是……」嚇了一身汗。

又有一次讀：「美國副總統布什（讀音雜）往外地訪問，歸來發表了美國副總統的名字，原來我們香港人有些譯美國副總統名字是布殊，而中國大陸是譯作布什（讀音拾），我又怎知其中玄機呢？唯有伸伸舌頭嘗嘗肩吧！

試過幾次錄音廣播，我便決定現場直讀。還記得第一次執着新聞稿手震震、口震震的，不過拍拍心口，對自己說「閉目談夜談」。

東談西說

阿鄭

人目醒

學生怕考試

學校的考試終於結束了，我也替學生鬆一口氣。

考試眞的是令學生緊張、老師担心的日子；尤其是我所任教的學校，學生大部份是漁民子弟，家長沒有太多的閒暇去照顧兒女的學業，於是每到考試期近，便要每晚留着一班平常成績不大理想的學生，督促他們溫習，威迫利誘，什麼都出齊。

雖說教學是要誘發學生對學習的興趣，讓兒童生活得快樂、學習得開心。但理論與現實是相隔千萬里，理論中的教學是理想得很，在此種能照顧每個學童需要的教育制度下，每個小孩都會成爲天才兒童，但實際上非如此，我只能做到的，是在一個極有限的環境中，讓孩子吸收知識，盡量去關懷他們，如此而已！以往我很執着，覺得自己是一個「教師」，而工作不單止是「教書」；但現在，自己也感到「教書」的成份是多於一切。有時突然「清醒」，發覺自己最近只是忙於教書、教作業、做補充，而少了和學生談話，於是便趕忙和他們談談最近的生活近況，或說個故事給他們聽；這小小的關懷，已使班中的孩子雀躍萬分。

還記得那天在操場當值，小芬走過來告訴我小瓊在哭，說不想再返學；我聽後微笑，心想這個孩子一定是被考試嚇壞了。於是走過去，忙加勸慰，這個三年級的學生尚在石柱旁只是哭，不答我任何問題，我唯有告訴她，把心中的事說了出來便會快樂了。於是她說：「我心裡覺得不舒服！」我問：「爲什麼呀？試試說給我聽，或許會把問題解決的。」小瓊便一面拭眼淚一面說：「我怕考試成績不好，要留班。」好孩子，這才是學期裡第一次考試，她便害怕成這樣子。於是我勸慰她說：「不要怕，老師已知道你已是很努力，老師很欣賞你，無論成績得出來是好是壞，也不是問題，老師不會責怪你，因我已知你盡了一切的努力。」於是小瓊才放下心頭大石，破涕爲笑。

但小瓊的担心和顧慮眞使我有痛心的感覺，孩子應該是快快樂樂的學習，但他們却是誠惶誠恐的，這一情況，究竟是誰之過？

行人三

紅·莊

究竟誰之過

樂孫弄

上了年紀的人，最希望抱孫。而且更以弄孫爲樂。

中國的工匠，最擅於利用各種各式的題材來製作玩偶，這是充滿了溫馨情調的作品，當然就更受歡迎了。

這一欵白胚的瓷製品，製成了一個長髯的公公指着其孫兒之情景，效果相當不俗。

此瓷器人物造型的高度不外是八吋高左右，但是更顯其細膩別緻，擺放在案頭上更添趣味。

此物最宜送贈剛榮踏粗父級的人士作小禮物。其售價爲每具一百二十餘元。

晨曦館·莎

笑一笑

辨別方位

某人打高爾夫球，技術欠佳，却責怪他的球值何以老是看錯。「我不是看錯，」球值回答：「我是看指南針。」

最後手段

「假如你不肯帮助我，我就不得不做些原來不願施展的手段。」流浪漢對慈祥的婦人說。

於是，婦人給了他十元，然後同情地問他：「請問你本來打算施展什麼手段呢？」

「找工作！」

另有意圖

畢業典禮，校長宣佈第一名同學上台領獎，可是叫了好幾聲，那位同學才慢慢的上台。後來朋友問他爲什麼自己的名字也聽不清楚。

他回答說：「不是我聽不清楚，只是怕同學們聽不清楚。」

面熟得很

小店員：「我好像在哪兒見過你？」

電影明星：「大概是看電影的時候吧！」

小店員：「你通常坐在前排還是後排？」

得來不易

父：「你只知道花錢。可知道金錢得來不易嗎？」

子：「怎麼不知道？每次向你要錢都要聽一番教訓。」

煞費苦心

甲婦：「你看起來好像很累！」

乙婦：「是呀！我先生住院，我日夜都得守着他。」

甲婦：「爲何不請個私家護士照顧呢？」

乙婦：「就是因爲請了個私家護士呀！」

並非爲己

一位老太太到眼科醫生那兒配眼鏡，試了許多片都不適合。

「別灰心，」那位眼科醫生說：「要知道，想配一副恰巧合適的眼鏡，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」

「當然啦，」那位老太太回答：「尤其是像我這種替朋友來配眼鏡的。」

泛論少女離家出走問題

據資料顯示，僅在今年上半年，離家出走的少女多達一千七百人，比過去增加。

這應是引起人們關注的社會問題。

此類少女若不能及時回家，爲了生活，加上她們入世未深，泰半會落入色情販子手裡。事實上，警方常在色情場所找到了這些失踪的少女。

這些未成年的少女爲什麼要離家出走？我看存在着主客觀原因。

主觀上，社會上物質生活的引誘、虛榮心的驅使、交上損友、對生活感到空虛等等，都會促使無知的少女出走。客觀上，缺乏父母的關懷與愛護、缺乏家庭的溫暖，有的更因父母仳離，心靈受創，只有出走。

我們往往終日忙於工作，朝出晚歸，而沒有把愛心灌注到女兒的心田。對女兒的行爲表現以及思想狀況完全不了解，待女兒一旦「行差踏錯」，甚至離家出走了，才大爲緊張，但爲時已晚，家裡若有女兒出走，則這個女兒的命運與前途肯定凶多吉少了。日前在屯門有兩個十五、六歲的少女遇害，聽說就是離家出走的。

據了解，去年以來，馬來西亞亦出現不少女離家出走的社會問題，以致引起警方的密切注意以及廣大家長的不安。莫非這也是當今世界的一股社會風氣？

我的蓮姐姐

聲聲慢

·汝于·

卷砂覺風勁拔裘嫌草淺

昨記滿洲進士國梁，大概去西北邊疆做一個小官，却不避艱險要到敦煌一遊，途經「踏實橋」，土蠶亦健飯。慘淡野無色，蕭森景易晚。欲試雨景甘，憐夫足應繭。」國梁先生還有「憐夫」爲之效勞，挑負行李；但抗戰期間，人們大多是一肩行李，全憑雙腿，日行百數十里，司空見慣了。

國梁先生到了敦煌後，自然要去「千佛洞」觀光，也少不免吟詩寫景，但他說：「傳聞此有金佛洞云。」究竟千佛洞是否因此而開闢，相信始終是一個謎。有沒有金礦，是另一回事，但土人開洞禮佛，則是虔誠之宗教信仰或是地方習俗也。國梁千佛洞詩頗長，因篇幅關係，明天再介紹。

宜家集

黃強/鄭人

明星畫廊